

铁建琐忆

土方接力

孙 琨

京原线的后半期,我们的重点是在铁道兵机械化施工后,完成机械化无法完成的工程。

10月的一天上午,龚连长叫胡景华(一排副排长)、我,一起到了石塘沟大桥。几位铁道兵干部陪着一位老同志在路基上检查。石塘沟大桥高近二十米。那位老同志讲,到时,架桥机架设桥梁,自重加上桥梁重量,超过百吨。钢轨在下面就跟面条一样起伏。所以桥两边的工程质量尤为重要。这时铁道兵的老同志讲,石塘沟大桥西边路基偏移了中心,估计是把北面的边桩当做中心桩了。有二十多米的路基整体偏移了三米多。北面的多余的土方因为含水量低,不能用于南面填

方,机械化施工取土的土坑已到了沙土层,也不能再往下挖。这样,这一段的填方只能人工从土坑外缘运来。二连离这里最近,就交给二连了。龚连长让一班完成这段任务。取土坑距离路基有30米远,20米高的路基,分层夯实的要求是30厘米夯两遍,初来时的小夯这时派上了用场

第二天,我们推着小车,车上装着抬筐和小夯,来到石塘沟大桥。第三天,路基填到一半时,抬筐不能再使用了。西边是兄弟连队已刷好的路基,不能再施工,无法在路基上开辟抬筐的道路。而路基随着填高,上面的作业面越来越窄。用小运来土方,再用铁锹甩上去。大家说,还不如

直接用铁锹运呢。

可能是京原线上最奇特的土方填筑就这样诞生了。我们两人一组,组与组之间距离不到十米。第一组从外面取土,甩到第二组跟前,第二组再甩到第三组脚下,第三组甩到路基半腰处。两人打夯。一天下来,胳膊酸痛得都不想再抬。

这种工作方式在以后增加了一组运土,打夯分组进行。记不清是干了几天,完工后,团部和铁道兵都来取土检验,全部合格。这段的刷坡,也由我们完成。尽管我们控制留的余量很小,但大家几乎都有收不住铁锹,让铁锹掉到路基底下的经历。这几天,大强度的甩动,每个人的胳膊和肩关节都肿了。

二十四节气



小满：这种光芒 比金子更亮堂

王 寒

二十四节气的命名,多直白,像雨水、惊蛰、小雪、白露,从字面上就可揣摩出它的风韵,或是充沛的雨,或是有露水时些微的凉。

而小满的命名,颇让城里人费解,它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灌浆乳熟,籽粒开始饱满。这个时节,植物比以前丰盈许多,但还不是最茂盛、最丰满的时候,是谓小满。

小满,是花季少女刚发育的样子,带点青涩,也是花看半开酒至微醺的境界。它像是人生的某种状态,还没有到极致的圆满,有努力一把就能够得到的期盼。二十四节气中,有小暑,有大暑,有小雪,有大雪,有小寒,有大寒,有小满,唯独没有大满,因为讲究中庸之道的老祖宗知道,满招损。小满过后,便是芒种。这样的命名,别有深意。

小满这个名字,给人留着念想,留着盼头。小满一过,季节的身体不再是青涩,而有着成熟女人特有的饱满与圆润,她浑身散发着由满足滋生出来的随和淡定。

古人把农历四月前后的天气称为麦天。家乡有首《五月童谣》,“正月灯,二月鹊,三月拔麦叫,四月纺车响,五月麦上场”。过了立夏,田野上吹来的风便热了起来,先是轻轻柔柔地吹着,带着清新的草香味,然后,麦子变得金黄沉重,颗粒越来越饱满,“晴日暖风生麦气”——初夏的风滚过丰饶的大地,带来的是浓浓的麦香。我歌颂夏天,并且长久回味微风拂动麦子的气息。这种气息,与春天的稻花香何其相似,它们来自田野,一样的清新,一样的美好。当年,唐代大诗人陆龟蒙游了天台山,写下“铜瓶净贮桃花雨,金策闲摇麦穗风”的句子。

我不是农人,但我跟农人一样,关心时令和节气。农谚云: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”又云:“立夏桑果像樱桃,小满养蚕又种田”。小满时节,家蚕开始结茧,养蚕人家又有得忙碌了。而此时,油菜花亦结实,可以榨油了。种田人在田间忙着耕作,五代布袋和尚诗曰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”农夫弯腰屈背、弓身劳作的场面,在他眼里,富有禅意。

在诗人笔下,小满这个节气,总是跟麦子、稻秧连在一起的。一边是麦子金黄一片,一边是稻秧碧绿一片,成熟与成长,都在一个节气里。南宋戴复古在诗中道:“一声催得大麦黄,一声唤得新秧绿。”南宋的另一诗人葛绍体则道:“麦浪涨新绿,花风吹旧香。”都说以梦为马的诗人海子喜欢麦子,他在五月的麦地,梦想众兄弟,背诵各自的诗歌,“在麦地里拥抱”。

小满节气,杳黄麦熟。乡村的烈日下,农夫锋利的镰刀,在大地上嚓嚓作响。割下的麦子一字儿铺开,留下一地金灿灿的麦茬。孩子们在田野里捡着麦穗,嘴里念着绕口令《拔麦歌》——“穿双白袜,走到田畔拔麦,拔了麦,湿了袜,晒了麦,洗白袜,是袜白还是拔麦。”

稻黄半天,麦黄一夜。农事繁忙得以日计,晚一天就失了农时。麦收时节,最怕天气阴晴不定,成熟的麦子不及时收割,就会落穗掉籽;割下来的麦子不及时脱粒,遇到阴雨,就会发芽发霉——家乡农谚称,小满山头白,家家磨小麦;小满山头乌,家家吃麦麸;小满山头雾,小麦变作糊。时令一到五月,天气真的是时晴时雨,刚刚还明朗的天,过一会儿脸就阴沉下来,真的像川剧中的变脸,只消手往脸上一抹,眨眼就会换副面孔,让农夫的一颗心时时悬着。

热闹而匆忙的气息,笼罩了整个乡村。乡村学校每到小满节气,便要放上三四天的农忙假,让孩子们回家当帮手。壮劳力们落田干活,汗如雨下,小孩子也被差遣着“送脚力”——老人们在家烧好绿豆汤等点心,由孩子们送到田头,下苦力的人吃了,脚上才会有力,是谓脚力。

小满的风物是麦子。小满,是让农家心满意足的节气,金黄的麦子里,承载的是喜悦和收获。我喜欢这个节气,万物生机盎然,却又自在有序。大地厚朴,夏风热情。垄上行,过眼之处,皆是成片的麦子,明晃晃的色调,这种色调,比梵高纵情挥洒出来的颜色还要明亮。只有油菜花黄、麦熟和稻黄的季节,我们的田野,才真正称得上金色的田野,我们的大地,才真正称得上锦绣大地。这种光芒,比金子更亮堂。

题头木刻:赵宗彪



汾河岸边尧大夫祠

邢占平 文/图

汾河水在山谷间静静流淌,对岸的双乳山默默地守在母亲河身边,一朵白云漂浮在空中,几只喜鹊落在古树上叽叽喳喳,红墙、青瓦、鼓楼、钟楼给人一种古朴的沧桑感,著名的尧大夫祠就坐落在这里。这座祠堂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贤大夫窾犍而建的祭祀祠堂,也是历代地方守臣及民间百姓祈雨的场所。

窾大夫祠坐北朝南,背靠二龙山,紧傍汾河水,是一处上风上水的绝佳胜地。祠堂大门简单但不失庄严,大门口两尊狮子威风凛凛,墙上的团龙砖雕精美绝伦。祠堂对面是戏台,在这里不知传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事情。

当你走进祠堂时,会被古木森然、曲径通幽的环境包

围,山门殿“明三暗五”(乍一看是三个门洞,其实它的两侧还各藏有一座左掖门和右掖门,只有从背面才能看到完整的五个门洞,俗称“明三暗五”),殿内原塑有红白两匹骏马,传说是二郎神的坐骑。门殿两旁的钟、鼓二楼给人晨钟暮鼓的遐想。石柱支撑的鼓楼堪称中国祠堂建造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穿过殿门就是主殿,造型雄伟,檐角飞翘,犹如大鹏展翅,悬在殿顶上的藻井更是令人叫绝。主殿中央有一尊窾大夫坐像,端庄威严。塑像左侧有一株梧桐树枯干,据说摸一摸枯干能去百病。坐像的上方挂有“泽被苍生”的牌匾。

出主殿走东侧,一块石碑引起了我的好奇,原来这是一

块“透灵神碑”。传说很久以前,一位看祠堂的老人在这里居住,他每天用泉水擦拭石碑,日久天长,石碑竟然和镜子一样,光可鉴人。一天夜里,老者梦见一只乌龟驮着他的石碑向汾河岸边爬去,老人操起一根烧火棍追了出去,照着乌龟的鼻子就是一棍。梦醒之后,老者忙去查看石碑,结果透灵石碑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,而乌龟的鼻子上也少了一大块。从此,本可以照见影像的石碑不再透明了。

这里不仅保存着建于明代的保宁寺,建于清代的观音阁,还有民国初期的赵戴文公馆。

夕阳余晖洒红墙,树影斑驳遮祠堂,窾大夫的故事在人们心中源远流长。

纪实

又给6个患者做了会诊,给前期会诊的患者做了咨询,4个患者核酸转阴,一个出院,一个转普通病房,4个病情转平稳。好欣慰啊,中医确实了不起!努力学习,做一名优秀的中医人。

2月21日。昨晚许主任打电话,第二天一早去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,(省)卫健委下文,省里要求所有的重症患者,中医必须参与。一早去了,冀孝如局长主持,冯立志副主任已经去了武汉(2月20日下午),武晋主任委里有事,还有太原市卫生局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员。主要听取了一例危重、3例重症的汇报。张某某危重,邵某某、郭某某、毕某某重症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中午接许主任电话,

下午4:00到山大二院,参加(省)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组织的远程专家会诊,主要对仙桃、天门、潜江的重症患者进行会诊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2月22日下午2:30在山大二院,远程会诊湖北仙桃重症病例一人,参加人员王晞星、李卉、杨志明、乔晞,主持(人)二院虎子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2月23日。上午9:00,省中医局冀局、郭君伟组织专家王晞星、李廷荃、刘光珍、李双全、薛晓明参加对核酸不转阴方案的专家论证,谭利国参加,郝淑兰记录。整理形成专家论证意见,拟申报抗疫制剂。

整理完这些资料,又把成立省级重大传染病(重点)实验室要的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1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资料整理完整,准备周一发给省疾控中心霍老师。

下午参加在二院召开的远程会诊,会诊患者许某某,核酸阳性。发热,停用激素发热就反复,肺部炎症加重,影响到心脏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2月24日。(省)卫健委2层(会议室)远程会诊武汉患者,共10人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连载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71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邻家的院子一拆,二叔家的院子立刻没了任何阻挡。院墙没了,隔墙没了,一眼看去,老房子就晾在天地之间。

只有那一个大车门的依然挺立。立柱歪斜了,门扇也合不上了,它灰着身子,仿佛一个百年老人弯腰驼背,依然勉力支撑不肯倒下去。

四周没了围墙,任谁

走过巷子,都可以直通二叔的门窗,看到炕头。

没有了院墙,没有了主人,平地上,一个大车门的孤兀地栽起,两扇歪斜的大门上,两个铁环,依然严肃地挂着一把铁青的大锁,实在可笑。好在它不知道自己的丑陋,它不知道自己的可笑。它只知道尽大门之责。四周没了墙壁,孤门一个,它要锁什么?它更像一个象征,看护一个家族的百年。

有人问,堂弟的儿子还要这个院子吗?

队长立刻回答,怎么不要,前几天他妈还打电话过来,让修一修院子里的自来水管,漏水了,漫了院子。

这个院子,现在属于那个二十八岁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青年人。队长一面嘟嘟囔囔,

一面还是给修了水管子。

百年的老宅,百年的沧桑,都因为一个地权问题没有彻底明晰。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,就号召平均地权。中共土地改革以后,实行耕者有其田。1956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,收回土地,实行城市土地国有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。1958年“一大二公”,土地可以随意平调。直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,才重新明确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土地重新归属于自己的村庄。嗣后到1998年,新政策出台,规定农民可以原始取得宅基地,房屋可以在村里人中自由买卖。二叔和蝶孩家几十年的走路战争,贯穿了整个土地政策调整时期,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农村地权纷争标本。

随笔